



宁氏居隐

远方出版社

天 宝 冬

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

藏书之章

责任编辑：王彬

封面设计：徐光毅

新《三宝图》系列小说之一

天 宝 图

宁氏居隐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47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79 千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80595—161—6/I·66 定价：14.80 元

新天宝图

宁氏居隱

远方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新《三宝图》由新《天宝图》、《地宝图》、《人宝图》组成，为久在民间流传的元朝野史故事。

天地宝图是南天门旁的两面旗帜。左为天宝图，右为地宝图。为保大元江山社稷，王母娘娘派天地宝图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星宿下界除暴安良，保忠灭奸。

元武宗年间，身为文华阁大学士、中书令的国丈华登云利用其女西宫娘娘华碧莲、其子国舅华子林屡设奸计，陷害忠良，谋朝篡位。甚至关押朝廷钦差大臣汤友诚及二王爷爱育黎，将二人打入木笼囚车送往淮安。幸被四十八将智劫法场救出。将奸贼华国丈处死。

华登云之子华子林携天地宝图、御马神驹瘦骨龙逃往西番国献宝，唆使呼里郎主下战表欲夺元朝社稷。仁宗命李泰桂帅征西，征南，终将罪魁祸首华子林擒获凌迟，以谢国人。

天地宝图故事前代曾有流传，作者从民间艺人处搜集了大量故事材料，进行再创作，写成新《三宝图》，其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武打情节精彩壮观。

目 录

一. 天地宝图群星下界	(1)
二. 插花星卖身葬母	(7)
三. 施碧云大闹华府	(13)
四. 张春香义救李泰	(20)
五. 施天图锤毙翠娥	(30)
六. 苏鸾姣扬州城卖艺	(38)
七. 玉堂星合欢楼被囚	(46)
八. 铁石星艺成下红云	(55)
九. 李三保仗义探华府	(62)
十. 小霸王力毙飞流星	(69)
十一. 三英雄结义善人府	(78)
十二. 铁石星杀人被充军	(84)
十三. 赛仁贵狱中识李勇	(95)
十四. 孟惜姣摆设招夫擂	(106)
十五. 裴三豹火焚庆云楼	(119)
十六. 云中燕千里寻夫婿	(128)
十七. 小霸王夜闹烟花楼	(135)
十八. 玉美人落难朱叉山	(145)
十九. 李三保冒险救凤姑	(156)
二十. 雷必豹夺魁武科场	(167)
二十一. 孟惜姣箭射隐魂手	(175)
二十二. 朱兰英眷恋薛白文	(184)
二十三. 假须眉倒反朱叉山	(196)
二十四. 李三保大战荷花岭	(203)

二十五.	杜寨主血刃王祖新	(211)
二十六.	小霸王拳打济南擂	(219)
二十七.	李三保脚踢李家虎	(228)
二十八.	元太子大禹山进香	(236)
二十九.	大禹山假李泰劫驾	(244)
三十.	左丞相金殿辩本	(250)
三十一.	汤大人扬州私访	(260)
三十二.	汤友诚扬州遭陷	(268)
三十三.	二王爷江南私访	(277)
三十四.	巧姻缘龙凤和鸣	(285)
三十五.	救李泰魏汉搬兵	(295)
三十六.	灌锡汁王田非命	(302)
三十七.	悟真情王爷猛省	(310)
三十八.	救王田白猿盗仙丹	(319)
三十九.	四十八将义会淮安城	(326)
四十.	元武宗赐宴岳千岁	(336)
四十一.	武宗帝脱袍让皇位	(342)

一·天宝图群星下界

玉皇大帝灵霄宝殿的大门，叫南天门。南天门左右两杆杏黄大旗，左叫天宝图，右叫地宝图。

元朝武宗皇帝登基，至大元年，天、地宝图突然降世。这二宝为何下到凡间？事情发生在三月三日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上。蟠桃盛会并非年年均有，而是要润三月，三月三清明还要午时交界，群仙换度。所谓度，就是度牒，也就是神仙名称、身份的文书证明。旗帜要更换，群仙旗要收入空藏库，天、地宝图也不例外。各路散仙，各路正仙，全入斗牛宫参拜王母赴盛宴。内中有齐天大圣孙悟空，后封为协天大帝，入斗牛宫给王母拜寿，行礼后，参观桃园，想起当年偷吃仙桃之事，不觉暗笑。又到宝藏库外，见宝藏库金光四射，乃天、地宝图也。

“咦！”天地宝图旗帜乃是一宝，天润齐开，不如取回花果山水帘洞品玩，倒有意思。

这猴子乃是神偷，生性顽皮，焉知如此宝物怎能随便取走？神猴天地不怕，竟从藏宝库中将二旗偷出。

宴毕，该封仙的封仙，封神的封神，为散仙者暂为散仙，未封神者单等佳期再逢，赴群仙会得一神位。

王母笑看协天大帝，孙悟空心中有鬼，急急忙忙返回花果山。脚登白云，身在霄汉，洋洋自得。如今头上亦无金箍帽，谁能奈我何？飘洋过海，已至神州上空。倏然一惊，师父唐三藏正果非凡，如知吾劣根未改，定绝师徒之情！况吾已成正仙，位居协天大帝，怎能还干这偷鸡摸狗之事？群仙得知，岂不笑掉大牙！还是将图送回藏宝库为好。

但又一想：“如吾返回斗牛官院，遇到仙女，必然问我何事返宫，难以回答，不如扔掉，神不知，仙不觉，一干二净，形迹不

露。”

如此一想，随手取出天、地宝图二旗，向下扔去。

常言说：“天上仅一日，人间已百年。”这一扔不要紧，二旗之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随旗而降，纷纷下界。直闹得大元朝天翻地覆，海水倒流！

※

※

※

话说元武宗皇帝在位，有一御先生，就是皇太子老师，姓施名洪章，为官清正廉明。天、地宝图二旗正落在御先生的后花园内。

施洪章学识渊博，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知是上天之宝，天润之福，不敢隐瞒。三六九朝王之日，携此宝上殿面君。钟鼓齐鸣，武宗登殿。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公子公孙，王孙王侯，朝郎驸马，三叩九拜，山呼万岁，万万岁！武宗口谕：“平身！”唯御先生施洪章仍跪在品级台上不起。武宗龙目注视，说道：“御先生若大年纪，平身！”

施洪章不敢抬头，轻声道：“臣，有本。”

武宗道：“老爱卿，本奏何事，本参那家？朕为你作主。”

施先生道：“臣仅有一本：天润为吾，乃是一宝，幸喜落臣家中，为臣不敢隐瞒私留，理应献吾主万岁。”

武宗问道：“何为天润为吾？”

施洪章奏道：“润有三点水，乃江山也。门内有王，乃指万岁，门乃国门，天润之宝应归帝王。”

武宗又问：“是为何宝？”

施洪章低头答道：“乃天、地宝图是也。”

施洪章正在奏本，惊动了一员大臣，此人乃文官之首，曾为三代帝王之师，官居中书省中书令，文华阁大学士的国丈华登云。

他女儿华碧莲美如仙女，是武宗的西宫娘娘。华登云博古通今，知天、地宝图乃天下异宝，便竖耳静听。

武宗道：“天、地宝图有何奇处？”

施洪章道：“天运奇赋，君有道，图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随旗降落人间，扶保吾主，社稷得稳，江山得牢，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武宗大喜。为君者无一不思江山永固，天下太平。忙说道：“如此奇宝，速打开为朕一观。”

“遵旨。”施洪章双手奉上。太监多人去开锦盒，无人能开。

武宗正在惊奇，问施洪章道：“既是一宝，为何不开？”

施洪章道：“盒上有梅花篆字十六真言，顺念三遍可封，倒念三遍不解自开。”

武宗道：“果真如此神奇？”

施洪章道：“如若不然，臣有欺君之罪！”

武宗道：“爱卿念来。”

“遵旨。”施洪章倒退三步，对天、地宝图躬身施礼，然后按十六真言倒念三遍，轰然一声，天鸣霹雳，锦盒倏开。霎时霞光万道、瑞气千条、红光缭绕、烟霏云敛、异香氤氲、碧空如罩紫雾红云，明霞灿烂，金碧辉煌，照得九十九间朝王殿闪闪耀目。

众臣大奇大惊，知是珍宝，必有来历，跪下叩首。

武宗龙颜喜悦，命将宝图放入盒内。施洪章顺念三遍十六真言，锦盒自闭。

武宗道：“常谓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田地园林；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朕朝有忠良，再赐天宝，吾大元江山万载兴旺，四海雍熙，福泽后胤。施爱卿，天、地宝图群星转世，准时奏来。朕定加官进爵，厚礼相待。宝图带府妥存，后有大用。”

御先生谢恩。

黄门官启奏：

“万岁，先祖兵进中原，许下宏愿，每三年山东大禹山进香，重修庙宇，佛装金身。今年乃降香之年，请陛下降旨。”

武宗道：“先帝之志不可违，布施大禹庙宇白银十万两，修庙装佛。七月进山降香。由宣政院拨银。诏谕僧侣，请能工巧匠即刻动工。”

卷帘散朝，武宗至西宫与华娘娘玩乐。

施大人回府对夫人叙说上朝之事。洪氏道：

“天降其符，润物之尤，当今天子准奏，老爷责任重大，需妥存府内，将来保吾主江山社稷，乃此图也。”

施大人道：“夫人言之有理。图在命在，图失人亡，非同儿戏！”

国丈华登云回府后，立即招手下心腹议事。他有一百义子，或官居要职，或上山为寇，或买马招兵，不一而足。如今来府者计有淮安都堂姚洪，多枪将范吕，大刀范文同，双锤将童立里，活阎猴李玉珍，白面狼朱英，花面狼朱贵等。他将施洪章得天、地宝图之事告诉众人，说道：“此乃异宝，天降也。图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已降人间，均为扶保江山之中流砥柱，得此图即得天下。”

幕僚赛管略李道笑道：“此事易如反掌。国宝应入国藏库，再请华娘娘取出，谁敢说半个不字。今后将图上众星均收入太师门下，扶保你老人家面南称帝，吾等亦为开国元勋矣。”

众人附和，只乐得华太师一阵大笑：“唔哈哈哈！好计谋。如吾登基，尔等均为有功之臣，官封一等，世世袭爵，子孙皆侯。”

众人称谢，跪下叩首。

华国丈进宫将此计向女儿西宫娘娘华碧莲诉说，华碧莲道：“爹爹，女儿现为娘娘，如爹爹称帝，儿为公主，还是一个样？”

华登云道：“儿现在并非正宫娘娘，乃是西宫，东宫为正，西宫为偏，见之尚需参拜。触怒圣颜，打入冷宫，终身受苦。如为

公主，乃金枝玉叶，谁敢将吾女儿打入冷宫。这中原天下乃吾华家之天下，女儿你岂不随心所欲。”

华碧莲点头笑道：“爹爹言之有理，女儿定将天、地二宝图设法取来，交爹爹就是。”

华国丈怂恿他的党僚，不断向武宗奏本，言国宝应存宝藏库，施洪章年老昏愦，不宜保管国宝。华娘娘也沉酣甜言，衽席蜜语。武宗本来就宠爱西宫，言听计从。

大朝之日，武宗道：“施爱卿年老，耳聋眼花，将来难识图上之书，不如将天、地宝图交宝藏库收藏，免出意外。”

君王口中无戏言，一言既出，谁敢违抗。施洪章只好跪下遵旨。

但施大人在朝数十载，对朝中之事十分明了，心想：“万岁本将此宝交吾收藏，为何突然收回？这其间定有人暗中奏本，万岁方改变初衷。奸臣中书令华登云更会作祟。”转而一想：“伴君如伴虎，虽非圣贤之言，路人皆知。帝王一时喜，满门荣，瞬时怒，九族灭。生死荣辱全在帝王一念之间。如今年迈，不如告老还乡，以度晚年。”于是奏道：“万岁，臣尚有一本。”

武宗问道：“爱卿何事？”

施洪章道：“臣年老昏花，耳聋听不到钟鼓齐鸣，眼花看不见翻张之表，难为国报效，请圣上准臣告老还乡，以度残年。”

武宗已觉失口。帝王金口玉言，怎好收回。

中书令文华阁大学士国丈华登云跪下奏道：“施大人年老无力，确难侍奉主上，不如准本，让施大人返原籍，享几年清福。”

武宗准奏，按年拨俸银由县衙付给。

施大人乃一清官，两袖清风，青色小轿，少许行囊，返回原籍山东曹州府历城县。乡人见施大人辞官，又如此清贫，也十分冷淡。施洪章到家不久，想到奸臣当道，身为大臣不能尽忠，患气恼伤寒，卧床不起。虽请大夫医治，无奈年老体衰，气瘀结胸，

百骸不畅，经络阻塞，病入膏肓，一命归西。

县州府逐级上报朝廷，仅得少量银两安葬，大量金银落在他人之手，人走茶凉，谁为死者执言。况有华国丈作梗，只有任其所为。这就苦了洪氏夫人。

施大人下世后，留下一男一女，子名施天图，年已二十，身高一丈，膀阔三停，力大无穷。女名施碧云，芳年十七，均未婚配。因无俸银，家贫如洗。洪氏老夫人每日以缝补度日，施碧云挖野菜充饥，难以裹腹，生活凄凉。

一日，施天图问母亲道：“母亲，如今穷困潦倒，房不挡雨，衣难遮体，难道竟无亲戚接济？”

洪氏老夫人叹口气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当年你父在朝为官，尚有远近亲友来往，现返家为民，谁还往来。扬州有你舅父为官，身居都堂，已不来往多年，不知现在如何。”

施天图道：“娘在，他是吾舅，娘如作古，亲舅不亲。不如趁娘健在，到扬州认亲，也好接济银两度日，或找一差事，养活母亲及小妹，比苦熬为好。”

洪氏夫人走头无路，心想：“找到兄弟，念骨肉之情，总比在家中半饥半饱为好。”遂点头应允。施天图砍掉后院枣树，做了根扁担，向叔叔大爷借一付破筐，挑着母亲及妹妹上路，奔扬州而去。

二·插花星卖身葬母

施天图身高一丈，头大如斗，面如镔铁，虎背熊腰，力大无穷。按天宝图，乃大力星临凡。

一路乞讨，艰难异常。施天图随师学艺，师赠一锤，名曰八棱擂鼓点金锤。几次欲卖充饥，奈习武之人视兵器如命，只得作罢。

一日来至扬州北门外，母亲道：“这就是扬州。”

施家兄妹十分喜悦，一路劳累尽皆忘记。盼望着舅父洪都堂会念兄妹手足之情，助些银两谋生。

进到城内，见街市繁华，生意兴隆，比山东曹州府还热闹三分。但母子三人身无分文，只有望物兴叹。行进间，见一老丈，洪氏夫人万福道：“这位大哥，借问一声。”

老丈十分和祥，忙还礼道：“大嫂不必客气，不知所问何事？”

洪氏夫人道：“请问洪都堂洪茂春家住那里？”

老丈看看母子三人，小声问道：“你与洪都堂是亲是友？”

“是亲。”

“唔，不瞒大嫂，洪都堂为官清正，百姓护戴，但不幸充军云南，已三月有余。”

说罢，匆匆而去。

洪氏夫人“唉唷”一声，如同头顶三江水，怀抱五岳冰，黄河塌两岸，高山倒九层，“咕咚”一下，跌坐在地，难以起身。

施天图发怔，施碧云发呆。

敢问洪茂春都堂为何千里充军？施洪章告老还乡，华登云仍不放心，知他有妻弟洪茂春在扬州任都堂之职，华登云之子华国舅府设在扬州，恐有不测，奏冷本参洪都堂贪赃卖法。武宗言听计从，将洪茂春罚配云南。

施家母子三人空喜一场。良久，施天图回过神来，劝母亲道：“事已至此，只怨运气不好。在此住一宿，明日返回山东老家，佃田种地为生，也就是了。”

洪氏夫人泪水如珠，说道：“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吾施家气数已尽，命该如此，怎能强求。”

叹了一声，轻声道：“儿呀，你三日未食，不如沿街讨些饭食，也好明日上路。不然，你挑二人如何有力行走？”

三人一路乞讨，家家施舍，户户接济，竟讨到不少剩馍剩饭。

天色已晚，无钱住店，来到白云观借宿。

寺有僧，观有道，庵有尼。白云观有一长老，法号进修。

观门已闭，洪氏夫人叩门三次，方来了一个小道童，开门问道：“施主何事？”

洪氏夫人道：“我母子三人投亲未遇，身无分文，难以住店，特来借宿。”

小道童道：“我难以作主，稟告师父再作道理。”

道童进内不久，带一老道见客。这老道五十余岁，虽非仙风道骨，倒也清心寡欲。长得天宽地阔，喜眉喜目，五缕白须垂胸飘洒，宝相庄严。灰色道袍，云头白靴，长筒白袜，半新半旧，倒也干净。

老道稽首道：“无量天尊！老夫人何事？”

洪氏夫人道：“老身乃山东曹州府人氏，来此投亲不遇，无钱住宿，特来借宿一晚，明日即返曹州。”

洪氏乃官宦之家，虽不如御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也文采不逊须眉。她熟读五经四书，乃一代才女。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虽有文采，却无处施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贵妻荣，夫贫妻贱，只能随施先生度日。但她那庄雍之姿，尊贵之态，使人见而肃然起敬。道长怎能怠慢，双手合什，道一声：“无量天尊，”说道：“敝观破旧贫寒，难于款待，只有东廊房尚可安歇，老夫人

如不嫌弃，请委屈了。”

洪氏道：“多谢道长，不知如何称呼？”

老道答道：“贫道进修。”

洪氏道：“失敬了！”

四人来至廊房，施天图放下破被，洪氏夫人道：“道长，有无铁锅借用一下，将剩饭剩馍蒸热食用，即刻归还。”

进修道长取来一锅，告辞而去。

施天图将锅架在院内，拾了些干柴，取了清水，放在锅内，施碧云烧锅热饭。施天图乃习武之人，顿餐斗米，尚未烧开，即迫不及待地吃起来。洪氏、施碧云仅吃半块馍馍，余下半锅剩饭施天图狼吞虎咽而下。

三人来至东廊房，老夫人坐在被上，背靠土墙。施碧云趴在母亲右腿，施天图趴在左腿，片刻睡熟。

老夫人怎能安眠，此刻思绪万千。身在异乡为异客，倦鸟投林，旅人宿店，而吾母子却在破观受苦。想起老爷在朝为官，虽不大富大贵，但水来湿手，饭来张口，不愁吃穿。如今一贫如洗，讨吃要饭投奔扬州，又遇兄弟充军，有何脸面返回曹州？流水不返，尚有苍海可归，我母子三人何处归宿？儿女成人，沿街乞讨岂不丢尽脸面。回想至此，左右为难，禁不住泪如串珠，雨打芭蕉，几乎将全身淹没。

人在贫困时最易回忆昔日生活，觉得往日的一切都值得留恋，洪氏夫人正是如此。

夜，静！房门内外黑黝黝恍如一座冥府地狱。

冷风凛冽，寒气逼人，她怀念生死与共的施老爷，身上不觉冷热。“如他仍活在世上，怎会落至这般地步！”此时，只见施大人正站在院内，手抚五绺长须，说道：“老夫人，你与一双儿女来扬州投奔洪老弟，他因华国丈冷本参奏，捏造事端，被罚配云南充军，永不回转，今夜，我带你至地府团聚，儿女自有出路，不

必挂念。”

说罢，袍袖一抖，转眼不见，意是南柯一梦。洪氏大叫一声：“老爷等我！”

七孔流血，一命归阴。

施家兄妹听母亲叫喊，猛然惊醒，起身观看，打亮火折子，见母亲鼻眼口出血，已无气息，放声大哭。施天图急火攻心，昏迷不解人事。

哭声惊动了进修道长，穿衣起身至东廊房询问何事，知老夫人七孔流血，已死去多时。悔道：“嗳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死在观内，人命关天，如何是好！”

施碧云乃大家闺秀，知情达理。说道：“道长勿怕，我母乃患必死之病，虽七孔流血，非外伤所致，更与道长无关。”

进修道长听此言静下心来，问道：“姑娘，你们到底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施碧云道：“我家住山东曹州府历城县，来扬州投亲未遇，欲回历城老家。”

老道见施天图昏厥，为他扶脉。说道：“你兄急燥气厥，无生命之忧。倒是你母死在敝观，如何处之？”

施碧云为难道：“我身无分文，实无法可想。”

进修说道：“天气较热，如不设法入土，岂不腐烂？”

施碧云看看道长，问道：“如何入土？”

进修道长知安葬老夫人定要银两购买棺木，如今缺少银子，怎能办事。想了想，对施碧云道：“姑娘，只有一法，可安葬你母，医治你兄，不知姑娘愿不愿接纳？”

施碧云道：“道长请讲。”

进修道：“此法虽为下策，但亦无上策。你可写一纸，自卖自身。卖身葬母，以尽孝道。讲明买去宁做驱口（元朝驱口包括奴、婢），不作妾，三年后由你哥赎回。得银可医兄葬母，余银交你兄